

18553

小姑娘



網



乙未
郭春青

卷天
行印后

9

小

吳曙天 著

郭春茂

姑

娘

兒童書局 印行

郭春茂

序

曙天的腹疾愈後，寫了一冊小姑娘，來紀念她的小姑娘時期。她的描寫很細麗，紀載也很有趣味，這是一冊很好的兒童讀物。我們都是從兒童過來人，自己能誠懇地寫出兒童的心，一定很有價值，對於兒童，比看什麼徐文長故事更有益。我說曙天文章好，當然不免有「戲臺裏喝采」之嫌。但我決不敢欺騙小朋友。近來有很好的現象，小朋友比大朋友看書喜歡得多，據說上海西門民衆教育館，每天有幾個小孩們在看書，這是何等可喜的現象呀。但是，兒童需要麵包和牛乳，我們千萬不要拿石頭來充

麵包、臭水來充牛乳，這是我對出版界和著作人應進忠告的。「救救孩子！」「幫助孩子！」我們不要害騙孩子！曙天這書，無論如何，對小朋友們是有益的。

衣萍十二月二日，一九三二。

小姑娘目錄

- (一) 在家庭中生活……………一一—一〇
- (二) 進學校……………一一—二六
- (三) 遊西湖……………二七—四五
- (四) 哥哥，弟弟，姊姊……………四六—五五

小姑娘

(一) 在家庭中

小姑娘的名字叫做阿菊，她的家住在杭州枝頭巷。她家有很好的房屋，屋外還有大花園，花園裏有一口石頭砌的井，井裏有很乾淨的清水。有假山石堆成獅子形的假山，傍邊有兩棵極高大的玉蘭樹，花開過了，便長了一樹的綠葉子。

小姑娘七歲了。她五歲的時候，祖父教她認字，把一張很大的白紙，剪成豆腐干似的方塊，上面寫着「天」「地」「日」「月」「山」

「水」等字。

「什麼是天呢？」小姑娘問。

「上面是天。」祖父答，用手指着青天，太陽正照得房中溫暖，那正是可愛的春天的早晨。

「什麼是地？」小姑娘又問。

「下面是地。」祖父答，用腳踏踏地面。小姑娘的家裏沒有地板，地面是水門汀澆成的。

「什麼是日？」

「就是太陽。」

「什麼是月？」

「就是月亮。晚上在天上掛着的，像皮球似的圓東西。」

「什麼是山？」

「西湖上的南高峰，北高峰都是山。」

「什麼是水？」

「西湖裏的水是水，井裏的水也是水。」

祖父的教法好，小姑娘讀了一年，便認識三千多字。可以看初級國語讀本了。

祖父是做過杭州知府的，六十歲時，纔回到家裏來養老。愈老精神愈好。一天亮，他老人家便起來了。到滿栽着桑樹的桑園裏，去打八段錦，呼吸新鮮空氣。從園裏回來，便到書房裏坐着看報，有需要留着的材料便剪下來，貼在本子上去。看完的報紙齊整的放着，剪貼的報紙已經有幾箱了。每天晚上要寫日記，日

記也寫了幾箱了。祖父是有常性的人，他無論什麼事情總照規定的方法做去，不間斷一天的。

他每天要戴着眼鏡寫蠅頭小楷，註解莊子，或別的書。有時來求寫對子的人太多了，他就抽出一天的工夫，寫一天的對子。那時，小姑娘便忙着磨墨，替祖父拉着對子，拿印泥盒，檢出圖章，前後的跟着祖父打旋。小姑娘特別願意給祖父做事情。因為祖父很歡喜她，她也感覺得祖父是一家之中最有興趣的人，最溫和的人，最會講動聽的故事的人，沒有什麼煙酒嗜好，只嗜好買書。

祖父比什麼人都起得早，小姑娘有時却貪懶，睡不起來。有時就聽見祖父在玻璃窗上用手得得地敲着，在外面說：

「太陽晒着臉了，該起來了 不要做懶人哪！」

小姑娘那時便害羞似地趕快起來了，再不想貪懶了。她記起祖母說的話：

「祖父是一個勤謹過分的人，他做官時不要錢，常掏着自己的腰包，去辦社會上的事業。爲了審問一件案子，總是仔細調查各方面的情節，不讓人家冤曲受刑，所以每天看案卷要看到晚上三點鐘以後。那時全衙門的人都熟睡了，只有打更的人還沒有睡。因爲這樣，全衙門的紹興師爺以及門房等人，撈不着什麼外快，他們怨聲載道，然而百姓們却喜笑顏開。」

小姑娘想起這些話，眼前就閃出她家中所藏的，朱紅色有金字的牌，以及紅緞子有白飄帶的，那許多萬民傘，那美麗的牌輿

傘都堆在一間大屋裏，那確是心血換來的美麗。是祖父做官下任時，老百姓送他的。

小姑娘想到美麗得快活，跳起來，直奔到祖父面前去了。

祖父很愛清潔，床上的棉被和毯子，每天都要刷過，放在太陽底下晒着。身體也每天洗擦，幾絲白髮也天天梳着。牙齒是更保養了，每頓飯後都要洗刷的，所以他年紀雖然老了，炒蠶豆到了嘴裏，還能嚼得咯咯地響。

祖母的精神就不及祖父了，因為祖母有點胖，精神衰弱得多，她早上起來也很早，除了看看稗官野史一類書之外，歡喜種花養魚，白天仍舊是睡的時間多。

在小姑娘看起來，祖父確是她的好榜樣，所以她願意整天在

書房裏陪着他，有時祖父替小姑娘改寫字，說：

「小姑娘的寫的字，很清秀，可以寫得好，不過字的間架要到，不要寫得太快，那樣容易寫滑了，那就一輩子寫不好了。」祖父說着，一邊從書箱中拿一本字帖來，那是裝釘很考究的，王羲之寫的十三行。祖父願望小姑娘的字，寫得像王羲之那樣清秀。

小姑娘天天坐在書房裏臨字，大字也寫，小字也寫，每天寫四五張，請祖父批改。這樣寫了一年，字是進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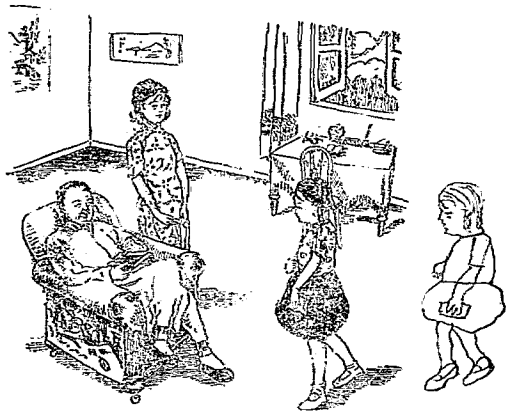
祖父看着小姑娘寫的字，一下筆就非常有力，想到小姑娘學藝術也許有成就的，所以每天除叫小姑娘寫字念書之外，還拿出許多中國名人畫冊，如王石谷的山水，惲南田的花卉等，給小

姑娘看，說：

「你歡喜畫

一株樹也好，一
瓣葉子也好，一
朵花也好，只要
天天隨意畫，好
了。你自然有一
天會畫出一幅大
畫來，畫出自己
的畫來。」

祖父雖然不



祖父雖然不會畫，却愛看畫

會畫，却愛看畫，所以家裏收藏的，不但碑帖多，畫冊也很多。只要你歡喜看，他總不停手的拿出來給你看，而且對於每一個畫家，都有相當的了解。

小姑娘的姑母會畫中國畫，就是得力於這些畫冊的。不過小姑娘現在只能畫簡單的墨畫，姑母已經畫有顏色的畫了，小姑娘因為歡喜畫，常常向祖父要畫看，到姑母房裏去看她作畫着色。日子久了，小姑娘覺得用墨筆畫着簡單的畫，是不夠滿足的。她的姑母有一天從自己的畫箱中，取出些顏色分給小姑娘。小姑娘自從那天起，就整天的作畫了，而且一天進步一天了。

有一天，祖父對姑母說：「你們倆兒的畫都釘在牆上，讓我的老眼來批評批評，究竟誰有進步。」

姑母拿出來的全是橫幅、直幅的大畫，有的是工筆，有的是寫意。小姑娘看了姑母的畫，覺得自己的畫，拿出來擺在一起，一定是落選的。手裏雖然拿着許多的小紙頭，却不敢上前。

祖父和姑母都笑了，他們說：

「拿上來，不要怕羞，姑母雖然畫得好，年紀比你大廿歲呢，要是你再畫廿年，一定比姑母的畫好得了。」

小姑娘聽了他們的話，只好拿出畫來了。有的畫了亭子，有的畫了一株歪倒的樹，有的畫幾間茅屋、襯着山林，都是幾筆粗大的筆致，有力的表現。

祖父和姑母都點頭稱讚。姑母雖然畫得比小姑娘好，但獎勵的話，還是小姑娘得到的多。

小姑娘在家裏，跟着祖父寫字念書，跟着姑母畫畫，這樣過了兩年。後來母親說，祖父太勞累了，而且在家裏學的東西太少了，主張把小姑娘送到小學校去讀書了。

(一)進學校

小姑娘有哥哥，姊姊，弟弟。哥哥在天津南開讀書，每年只回家一次，弟弟只有五歲，跟着母親認字。姊姊在師範預科讀書，住在學校裏，一星期回來一趟。她從學校回來，總帶來許多手工，有的用繩子打的結，顏色有各種各樣的，一個個的結都分別的釘在白紙板上。還有用竹子做的筆筒，片子盒，上面都磨得

光亮，而且刻着字或畫。

姊姊有一個好同學，好朋友，她每次回來，都帶着朋友一同來。她姓丁，小姑娘便喊她丁姊姊。

丁姊姊是一個圓臉、皮膚很白晢的人，說起話來，總是微笑着，沒有一點火氣，待人很誠實，所以小姑娘的母親很愛她。姊姊常對她說：

「住在我們家裏不要回去了，過一天和我的弟弟成了親吧。」
小姑娘有時竟直叫她「嫂嫂」。她嬌羞得臉兒發紅，不敢抬頭。在這當兒，總是母親出來調解了。母親說：

「不要說笑話吧，過幾天你的丁姊姊怕來了。」
小姑娘上學的事，母親和丁姊姊商量着，說小姑娘年紀才九

歲，程度是夠得上進高小二年級，不過沒有初小文憑，怎麼辦呢？

丁姊姊滿口答應說她有辦法。因為女師附小的主任和她有交情，她和那主任去想辦法。

丁姊姊這樣出力，小姑娘歡喜得了不得，舉起大指頭向她表示磕了一百個頭。

那天是星期，下半年姊姊和丁姊姊坐着轎子到學校去了。母親替她們煮了一罐牛肉，還有橘子糖菓，包了一個白包袱，給她帶到學校裏去吃的。丁姊姊上轎時，對着小姑娘說：

「你在家裏好好地等回信吧！如果小學主任答應你明天進學校，我便來接你去！」

小姑娘和母親望着她們走了，便回到房中。母親對小姑娘說：

「丁姊姊比你姊姊能幹多了，託她辦事，一定辦得好的，明天也許可以進學校了。你把筆墨，日記簿，石板等，都收拾在一塊吧。」

小姑娘說：「進學校究竟好不好呢？」

母親說：「進學校可以有許多小朋友，不會像在家裏這樣寂寞了。」

小姑娘說：「我是歡喜畫畫的，學校裏能畫嗎？」

母親說：「學校裏不但有圖畫，還有植物動物的標本可以看，圖畫不愁沒有進步的。」

小姑娘從那天起，一天到晚的整理東西。從抽屜裏找出一塊墨，墨上是有金字的；而且中間還嵌着一粒小珠子，小姑娘很歡喜這錠墨，恐怕母親不肯給她，沒有通知母親，就裝到書包裹去了。還有一個水壺，從姑母那裏拿來的，是姑母送給她的，是一隻魚形有着兩隻黑眼睛，小姑娘也裝起來了。祖父聽說她明天或者可以進學校的話，就找出幾枝狼毫，和白紙上面畫着紅格的簿子，送給她。書包是母親送的，上面綉着外國綉花，是一大堆紫羅蘭，本身是紫絨的底子。

小姑娘雖然沒有進學校，但進學校用的一切東西，可以說預備得很滿意了。她時刻地，把書包背在肩上，站到穿衣鏡前去望着，心裏想，若是丁姊姊這時候來接，就立刻可以跟着她去了。

「丁姊姊本來說星期一也許會來接她的，然而等到星期三，還沒有一個信來。小姑娘有點焦急了，時常想跑到姊姊的學校去問問看，有時抓着母的衣衫想哭。母親說：

「我猜着了，她們學校裏這幾天，正在開着紀念會，大姊姊和丁姊姊都是招待員，她們那裏有工夫來接你呢？而且學校開紀念會，全學校都不會上課的。你就是早幾天進了學校，不上課，有什麼用呢？」

「那爲什麼丁姊姊說是星期一來接呢？」小姑娘問。

「她們那天很匆忙，一定忘記開會的日子了。」

小姑娘聽母親說得有理，也就不想了。不過恐怕新書包上面停灰，時時要去拂着。從書包裹把東西搬出來數數看，有沒有少

什麼。

這樣不高興地又過了三天，便到了星期六了，那天下午姊姊和丁姊姊一同回來。小姑娘跑上前去，開口便問丁姊姊，為什麼失信？為什麼星期一不來接她？

丁姊姊回答的正和母親猜的話一樣，而且丁姊姊笑着說：

「你等急了吧，對不住！學校裏已答應你插班了，這星期就帶你一同去上學了。」

姊姊她們是住在學校裏讀的，小姑娘却不能住在學校裏，因為年齡小了一點，母親也不放心他去住校。所以打算早出晚歸，天天打發轎子接送，這是母親的主張，姊姊也說這樣好。

星期一那天一個清早，小姑娘穿着雪青色的綢衫，外面還套

着一件黑緞小背心，樣子完全是男孩打扮，背着紫色的書包。姊姊們都說，一身的顏色配得很好，到學校裏一定出風頭。

小姑娘和姊姊坐在一個轎子裏，快到學校門口時，小姑娘的心跳個不住。丁姊姊把她帶到小學主任那裏去，指着主任叫王先生，然後她又和王先生講了許多請託的話，丁姊姊便走了。小姑娘便跟着王先生走過一個操場，那裏有許多小孩正在打球。小姑娘低着頭，害羞地不敢看她們，只緊緊地跟着王先生走。

穿過一個圓洞門，看見一道欄干，就到了課室，裏面有四五十個男女生，坐着聽講。王先生把小姑娘帶到最後一排去坐了，說前面沒有空位子，先坐了再講。

小姑娘坐在那兒，望着講書的先生，怕得幾乎滴下淚來，幸

而旁邊坐着一位大女孩，小姑娘叫她姊姊，她把書本擺在當中說：

「我們兩個拼着看吧，等下課了，我同你去領書。」

小姑娘怕羞的用微微地聲音說：「好！」

那位姊姊拉着她的手，問她叫什麼名字，幾歲了？

小姑娘回答她說：「九歲了，名字叫紫娟，家裏的名字叫阿

菊。」

小姑娘心裏很想問問她的名字，但是羞得說不出話來。等到鈴聲搖了一陣，先生走了，一班學生像蜜蜂一樣擁出去了，到廊下去打球。只有那位姊姊陪着小姑娘，一直到教務處去領書。一路上她們談着話，她問小姑娘住在什麼地方；小姑娘說：

「姊姊：你把名字告訴我，我住的地方就告訴你。」

「我的名字叫靜宜，住在離校不遠的地方，就是裏橫橋。」她說着用手指着那牆角。

「靜宜姊姊，我住的地方却有幾里遠呢，住在枝頭巷。」小姑娘說，「因為姊姊在師範部讀書，媽媽願意我和姊姊在一個學校讀書。」

「我也有姊姊在師範部念書呢！」靜宜姊姊欣然地說。

一路上這樣問答着，不知不覺地到了教務處了。裏面坐了一位四十多歲的老太太，據靜宜姊姊告訴，那便是教務長。以外還有一位細長的身體，臉也長得很好看，她看見小姑娘便問靜宜姊姊說：

「這就是新生嗎？」

「是的，她要領書。」

那位好看的先生，便順手從書櫥裏取出好幾種書，還有幾本抄本、筆墨等，拿完了，她便照數記在一個摺子上，叫小姑娘好好地收着，說等放假時一齊算賬。

小姑娘領來的有地理、歷史、自然科學、修身、國語……等教科書，小姑娘挾着書欣然地跟着靜宜姊姊趕到課室去。

等她們趕到，來上課的朱先生也到了。這一課是自然科學，靜宜姊姊替我翻開書說：

「我們已經上到第六課了。」

朱先生開始點名，點到紫娟的名字，她忽然抬頭望着小姑娘

說：

「你就是紫薇的妹妹吧？」

「是的。」小姑娘說着，羞得臉脹得腴紅。

朱先生在講台上坐下了，她說今天先不講書，另外講一個蜜蜂的故事。她說：

「蜜蜂是一隻勤勞的蟲！牠會做蜜，牠鑽進一朵花裏去，把牠的長而細的鼻子，伸到花冠裏去，像舌頭一樣，吮吸着甜汁。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一滴滴地吮着，把肚子裝滿了，回到巢箱裏去。」

牠做這工作是有着特種的工具的：第一是牠身上的毛，第二是牠的腿所供給的刷子與籃子。這毛與刷子是收穫用的；籃子是



范銘是一位勞動的農民，他會做飯。

拿來裝運的。

「蜜蜂輕快地在雄蕊中旋轉着，渾身都黏着花粉。於是牠用牠的後腿的尖端，在牠的毛茸茸的身體上括着，後腿的尖端是有一塊方片，裏面長着短而粗的毛，牠就把這東西來當作一柄刷子的。蜜蜂肚子上黏着的花粉粒，就這樣地聚成一粒小丸，中間的腿把這粒小丸捧住了，以便放進籃子裏去。」

全課室的同學，眼睛只望着先生的嘴，一邊又看着先生在黑板上畫的，蜜蜂的工具，刷子與籃子。同學們靜得很，一句話也不問。小姑娘耐不住了，問先生說：

「先生，蜜蜂的腿可以當刷子，又可以當籃子，但是我覺得腿當籃子，一定裝不住東西的呢。」

「朱先生性急地說：『再聽我講下去呵！』」

「牠後腿的刷子上面，有邊上生着毛的小孔，叫做籃子。蜜蜂一邊用刷子掃着肚子上的花粉，一邊便把花粉的小丸堆聚在這地方。籃裏所裝的東西不會掉出來的，因為籃子的邊上的毛阻止住了。只有女王蜂和雄蜂是沒有這些工具的，因為牠們是不做工的。」

「蜜蜂在花上飛着的時候，看見牠的腿後有塊黃的東西，想必就是一隻籃子裝着花粉了？」靜宜姊妹用問的口氣說。

「那一點兒也不錯。蜜蜂從花冠裏舐了許多甜汁，把牠身子四周的花粉刷了很多，最後肚子裝滿了，籃子也滿得快打翻了。這時牠便滿載而歸了。」

「蜜蜂回到巢箱，把頭鑽進貯蜜房裏去伸出牠的舌頭，把肚子裏的東西吐出來，把籃裏東西也倒出來。甜汁和花粉兩樣混起來，那便是爲蜜蜂所釀成的蜜了。」

「牠把肚子裏的東西，全吐出來麼？」有一個同學立起來問。
「不完全是。肚子裏的東西，常分三部分：一部分是給留在巢箱裏的看家蜜蜂，那好比是一個保姆；第二部分是給在巢裏的小蜂吃的；第三部分才做成蜂蜜呢。要工做得好，不是要吃東西的麼？」

「那麼，蜜蜂是爲自己才釀蜜的。」有一個同學立起來說。
「當然哪，蜜蜂是爲了自己，不是爲了我們。我們吃的蜜，是向蜜蜂搶來的。」先生笑着說。

於是許多同學都連連地笑着說：

「可憐，可憐！蜜蜂挨欺侮了。」

小姑娘第一天上學，就聽到這樣有趣味的故事，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而且好朋友也有了，靜宜姊姊好像和她很有緣似的。

靜宜姊姊比小姑娘大五歲，已經是十四歲了，她有住校的資格。小姑娘雖然很想不要回家，在學校裏和靜宜姊姊做伴；但是那裏能夠呢。散學時，大家都走了，聽說家裏的轎子來接了，只好和靜宜姊姊分手了。

(三)遊西湖

往年小姑娘家裏到了春天，祖父總揀一個和暖的天氣，就帶着全家去遊西湖，因為在杭州，離着家最近的，而且最好玩的地方，便是西湖了。

祖父歡喜坐大船，那船足有一間房子大，裏面有炕床，有八仙桌，有花架。船頭上還可以燒飯煮茶，小姑娘家裏帶去了的廚子，便坐在船頭上。

船艙裏分三開間，可以坐下二十個人。大家噙着瓜子安逸的坐着，從窗口望着外面的風景。祖母最歡喜看自然風景，平時在家裏常打盹，出外時却精神百倍了。指着那蜿蜒如帶的蘇堤說：「這究竟是誰想出來造的呢？」

「那是宋朝蘇軾守杭州的時候，開濬西湖，以葑泥積在湖中

成了一條長堤。南自南屏，北接岳廟，綿亘數里，西湖因此分爲裏湖外湖了。

長堤上共有六橋，第一橋名映波，第二橋名瓊瀾，第三橋名望山，第四橋名壓堤，第五橋名東浦，第六橋名跨虹。稍北還有西泠橋。蘇軾說得好：『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那是非常確切的描寫啊！祖父說完了，還喃喃地背誦着詩句。

到了錢王祠時，小姑娘格外高興了，那平堤上垂楊披拂，萬綠叢中，矗立着碧殿丹宮，景緻非常壯美。錢王祠裏有蘇軾寫的表忠觀碑文，已經殘斷了。

但是祖父最愛看這些碑文，那怕是荒草中的斷碑，他也要去

一邊念着，一邊揣摸着續上字句去。小姑娘雖不懂什麼，却要跟了去。

祖母總是不願意祖父去，着急的說：

「這樣又算完了，還來得及逛別的地方麼？」

祖父便安慰的說：

「船不必停着等我，搖向前去好了，你們願意到什麼地方，儘可以告訴船家。」

話是那樣說，船家曉得老太爺不在船上，只是慢慢地搖着，一邊等待着，是不敢搖到遠的地方去的。小姑娘常常覺得坐船逛湖，是十分不自由的，那裏有在岸上一路走着，一路看着的好玩呢？兩隻腳要那裏走，便走那裏去。

在楊樹底下行走，長長的嫩綠葉子垂在肩上，有一陣陣的微風在臉上拂過。湖水是明鏡似的，可以照出許多影子。倦了就在草地上或橋頭息息。

小姑娘是愛自由的，想起坐在那隻大船上游玩的事，就不想遊什麼西湖了。雖然家裏年年逢到春天，秋天都要去玩西湖的。但在小姑娘看起來，那種遊湖，簡直不如坐在家裏吃糖的好。

小姑娘如今進學校了。學校裏到了春天，組織一個同樂會，提起旅行時，總是在西湖中選一個好玩的地方。

假如第二天是旅行的日子，頭一天學校裏便忙得很，學生更忙得了不得。學校要預備幾百學生的伙食，學生呢，要穿漂亮的制服，就好像打扮做客人去的一樣。

小姑娘進學校的第二天，便是春季旅行的第一天。春季旅行，規定的總是三天。如果第一天到西湖去，第二天便去參觀圖畫會，或其他的遊藝會，等到第三天學生大約都疲倦了，就在學校裏開茶話會，說說故事罷了。

春季旅行的第一天早上，足有四百同學集合在大禮堂，大家都是穿的白衣服黑褲子。女先生也和學生一樣打扮，不過下面繫着黑裙子。

小姑娘進去的時候，靜宜姊姊立起來招呼她，她便坐在靜宜姊姊的旁邊了。先生在黑板上寫着：

九溪十八澗，

雲棲，

龍井，

.....

寫完了；嘴裏說：「九溪十八澗，路遠一點。在龍井南面，煙霞嶺的西南，這溪水發源處，是楊梅嶺。流到西南會和青灣，宏法，豬頭，方家，佛石，百丈，唐家，少康，九鳩的水，達到徐村，流出錢江。所以溪水穿繞林麓，並括細流，不知有多少。大約是說九溪十八澗罷了。

沿途，路徑狹小，山峯夾立，泉聲淙淙，樹木也很多。像這樣的春天，萬碧叢中，山花怒放，異草流香，樹上的鶯歌，花間的蝶舞，那種幽麗的風景是難得的。」

先生又指着第二個地方雲棲，說：

「到雲棲去，最好從江干坐船。沿途石徑幽窄，竹子很多，抬頭看不見太陽，地上生着碧綠的青苔，到了那地方，眼前只有蒼翠的顏色。耳中聽見非常好聽的鳥聲，這算是湖上的一個好地方。」

說完了，先生又指着龍井說：

「龍井是一個山，那裏的泉水最好，而且產茶，歡喜吃茶的人都要到那裏去的。有人說，那裏的水放十天半月，都不會變味的。上面也有寺院，有好看的山崖，有好看的瀑布，也是天然的好風景。」

先生又問着說：

「我指出的三個地方，你們願意到那一處去呢？快點決定了

吧！時間不早了。」

這時全禮堂的同學，有些忽然舉起手來說：「到九溪十八澗去。」

先生數着舉起的手掌，說：「只有一百十九人。這裏有三百同學，其餘的人想到那裏去呢？你們要曉得，少數應當服從多數的。」

小姑娘不知道九溪十八澗有多少遠。母親囑咐遠的地方是不能去的，所以不敢舉手，雖然聽先生說得那樣好。但心裏想，這三個地方都很遠吧，今天總得去玩一個地方的吧，看見另外大部份的同學都舉手說：「到雲棲去！」

自己也趕快舉起一個手來說：「到雲棲去！」

靜宜姊也隨着小姑娘舉起手來說：「到雲棲去！」

結果到雲棲去的人多，那希望到九溪十八澗去的人，只好隨着多數走了。

大家從禮堂出來，都集中在走廊上，排着隊。小姑娘和靜宜姊雖然高低相差不少，但靜宜姊在排隊的時候，變了一個戲法，把腿彎了一點下去，却正好和小姑娘排在一起了，靜宜姊握着小姑娘的手說：

「真快樂，和你排在一起了，可不要讓先生看出來呢，你把胸挺起一點來吧。」小姑娘聽了她的話，想笑又不敢笑。

出了校門，一直走到城站乘火車到閘口，望見對面山上有一個塔，據靜宜姊說，那是六和塔。那山是月輪山。

六和塔本來有九級，高五十多丈，裏面藏着舍利。後來毀了，又重新造過了。現在只有七級，可以上去玩的，壁上有經有佛。小姑娘和靜宜姊拉着手，隨着隊伍沿江岸走。清風陣陣地吹來，把靜宜姊額上的捲髮吹得飄起來。她那冰盤似的圓臉，嵌着一對烏黑的圓眼睛。臉上紅白相襯。使小姑娘格外想起故事當中美麗的皇后來了。

對面山半腰，飛起一層雲霧，樹梢上閃着霞光，藍天空綴着幾朵白雲，真是美麗呵。

江面上一望迷茫，水色山光，小鳥兒在江面咕咕地叫着，快樂地飛舞着。羣山靜默地繞着大江，來往的船隻都是鳥篷船。大家一路上吃着水菓，談笑着，唱着歌。

經過范村，三聚亭，都沒有休息。在一條幽靜窄小的石徑上走着，只聽見大家的腳步聲，衣裙的蟋蟋動着的聲息。兩旁的綠竹也習習作聲。小姑娘第一次來領略山徑幽趣，覺得全身都活跳了。在竹徑中行走，愈走愈深，一點也辨不出來去的路了。到了山腰，有一個洗心亭，左右都有方窗，坐在那兒，可以聽見泉聲淙淙地響着。綠的書帶草披散的蓋在石縫上，再向前走去，雜樹在道傍搖曳，在這當兒，那清越的鐘聲磬聲，漸漸地傳到耳朵裏來了。

到了蓮池大師塔，有御碑亭，上面有「雲栖」兩字在石上刻着。再走上去就到雲棲寺了。

雲棲寺的大殿上，供着佛，點着油燈。男女香客嘴裏念誦有

詞，磕頭立拜，忙着點香點蠟燭。

大家都疲乏了。和尚端出茶來，先生們分着麵包和牛肉乾，大家自由的吃着。覺得什麼都好吃，比在家裏吃飯來得香些。

吃完了大家坐在那裏休息着。先生們說：大家來一個笑話吧，不然吃飽了，更沒有精神走路了。

小姑娘這一班裏的班長祝姊妹，嘴很伶俐，她開始講了：

「月亮帶着兒子的帽子向西走下去，太陽從東邊吐出紅光來了，紅裏帶着金色，照着樹林子真美麗。

月亮睡了一覺醒來，太陽却去睡下了。牠們兩個總見不着面。

有一天月亮發愁地對小星星說：

『我求你一件事，你今晚早點去睡吧，希望你明天早點醒來，替我看看太陽究竟是怎樣一個臉孔？』

星星眨眨眼睛，得意的離開自己的位置，去躺在天鵝絨的被子裏睡了。一夜都做著好夢。月亮告訴牠的話，全丟在腦後了，一點沒有放在心上。

星星一覺醒來，揉揉眼睛，看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正坐在河邊淘米，臉上畫著烏黑的灣眉，胭脂塗在兩頰上，紅得像柿子。心想趕快對月亮去說吧。

見着月亮故意將眼睛斜了一斜說：

『太陽是一個女人變的，臉長得很漂亮的，你幾時找牠來做伴呢？』

月亮聽了這話，立刻哭泣的躲進雲裏去了。」

祝姊姊一口氣講完了。大家鼓着掌說：「這真是是一個好故事啊！」

先生們說：「我們再去逛逛吧，等一下子太陽要去睡覺了，月亮快醒了，我們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了，」

但是先生又對着像小姑娘一般大的同學說：

「你們年紀小，恐怕走不動了，在這裏等着吧。我們去看看後面就回來的。」

小姑娘原是走不動了，聽先生這樣吩咐，就先答應了。

靜宜姊爲了要陪着小姑娘，也說走不動了。於是靜宜姊拉着小姑娘走到寺前那個皇竹亭坐下，眼睛看了四周的直上雲際的竹



小姑娘原是走不動了，聽了先生這樣吩咐，就先答應了。

子，和崎嶇的石壁，心也壯了不少。

靜宜姊對小姑娘說：你倦了！我講故事給你聽。從前有一個地方，有一隻有角的禽獸，把獅子撞傷了——

所以把一切有角的獸類：白羊、牛、鹿和犀牛，一起都趕走了。

有一匹兔子看見自己兩隻耳朵的影子，心裏就惶起來了，心想：「也許獅王的卑劣的走狗，有一天把我的耳朵也當做角，把我硬捉去，怎麼辦呢？」

「再會啊！」牠帶憂愁地說：

「蟋蟀，我的隣人！我要到外國去了，倘若我長久住在這裏，他們把我們的耳朵也當做角，我害怕啊！」

蟋蟀說：「這些是角。你，蠢呵！上帝把牠們做作耳朵，誰能否認呢？」

「是的。」胆小的兔子說，「牠們硬作角來認，也許就認作犀牛角，我就是有嘴又那裏辯得明白呢？」

小姑娘聽了故事，說：「兔子真是蠢，那裏用得着這樣害怕呢！」

「有些事情是辯不明白的，你不知道的。有一次，學校裏發生了一件事，葉羣拿了祝姊的一個算盤，後來監學先生來查課堂時，那算盤却在吳英的桌上。吳英挨先生說了一頓還不算，揭示板上分明寫着吳英記過一次呢。」靜宜姊說着，舌頭伸了一伸，聳着肩膀。

小姑娘抱不平的說：「那怎樣可以呢？分明是葉羣拿的，怎麼疑心吳英拿了呢？」

「誰知道呢？」

「誰知道？我已經知道了。我去向先生說。」小姑娘憤慨了。

「你去說更不中用了，那時你還沒有進學校門口呢。」

小姑娘滿心的熱烈，立刻變得冰冷了。

不久，先生帶着幾百人回來了，說：

「天晚了，山變了顏色，樹也變色了。月亮該醒的時候了。」

先生說着笑了。

大家在路上匆忙的走着，樹影子漸漸地倒在地上了，泉水格外鏗鏘的響着，小鳥兒像箭一般飛向巢裏去。

坐火車回到學校時，燈火點點，素月已掛在雲端了。

(四)哥哥，弟弟，姊姊

小姑娘的哥哥，叫做達賢，他比小姑娘大七歲。那一年寒假，他從南開回家了。哥哥是個很好玩的人。他和小姑娘，姊姊，弟弟一塊玩，時常說些故事，玩些遊戲。

小姑娘很歡喜她的哥哥，聽他說故事，看他玩把戲。

有一次，冬天的晚上，哥哥，弟弟，小姑娘同在廳上玩，火爐燒得熱熱地。

小姑娘家裏養狗，養貓，小姑娘尤其喜歡那黑色花斑的貓，

叫他「小寶貝」，整天抱在手裏。

哥哥對小姑娘說：「妹妹，你把貓給我抱抱，我玩個把戲給你看。」

小姑娘把貓給哥哥，哥哥抱了放在膝上，坐在火爐旁。

一會，哥哥說：

「你們把燈滅了，把戲便出來了。」

小姑娘滅了燈，弟弟怕黑暗，嚇得直躲，躲在小姑娘身邊。

哥哥用手在貓皮上不停地撫摩着，一會，貓皮發出白色的小光彩，哥哥的手停止撫摩，光彩也沒有了。

小姑娘吃了一驚，弟弟也大叫起來：「貓兒着火了。」

哥哥說，「不是，這不是貓兒着火，這是貓皮因摩擦而生的

電。」

「什麼是電？」弟弟問。

「夏天天上打雷，也是電在作怪。什麼是電，過幾年，學校裏的先生，會告訴你的。」哥哥說。

「風來了，

雨來了，

老和尚背了鼓來了。」

小弟弟在唱了。又說：

「打雷是電，我還以為老和尚在天上打鼓呢。」

哥哥和小姑娘都笑了；燈又點亮了起來。

哥哥偕了小姑娘、弟弟，走出大廳，外面很冷，月亮兒很圓

地掛在天上。

小弟弟唱：

「月亮兒，

照我面，

有時圓，

有時缺半邊。

有時不見了，

誰把你偷了？」

小姑娘唱：

「月亮兒，

回家去。

我家有被窩，

你來同我住。

你是好寶貝，

怎麼不言語？」

祖父在房裏叫：「天冷，不要在外面玩，你們進房去吧。」

於是哥哥、弟弟、小姑娘全進房去了。

哥哥抱着貓，遞給小妹妹，又說：

「貓是有用處的，會捉老鼠。」

有一個地方，一個愛睡的醫生，半夜有人去請他看病，總是不肯起床，有時還要罵人。一次，天黑了，有一個病人來打門，他還沒有脫去衣服，正倚上了枕頭，被角也剛拉呢。



哥哥把貓遞給小妹妹，又說貓是有用的，會捉老鼠。

『是誰要看病呀？人家睡覺了！』他把頭埋到被窩裏去。

『先生！有急病呀，有急病呀！』門打着，聲音急得利害。

醫生實在睡不住了，於是探出頭來說：『明天吧，請明天一早來！』

『先生，急病呀，是我的孩子吃下了一隻小老鼠呀！』是女人的急叫聲。

於是醫生大聲的說：『這是沒有什麼的，再叫你的孩子吃下一隻貓就得了。』

他說完話，又睡覺了。」

於是弟弟和小姑娘又大笑起來。

哥哥走了，小姑娘覺得寂寞得很。小姑娘每天上學，晚上總

和弟弟玩。

弟弟拿着小竹竿，放在腿下，當做馬騎。口裏唱：

「月亮兒下來，

弟弟騎隻馬來。」

弟弟很勇敢，歡喜舞木刀，舞木鎗，於是祖父笑着說：「小山兒好玩，大起來當兵，替國家打仗去。中國太弱了，我們應該打倒洋人，使中國強起來。」

祖父討厭洋人，討厭洋人欺侮中國人。

什麼是洋人呢？小弟弟唱：

「紅頭髮，

紅眼睛，

紅屁股，

綠紋身。」

祖父笑，小姑娘也笑了，弟弟的名字叫小山兒，他是很好玩的胖孩子。

姊姊一股大人氣，她不愛和小孩們玩，只愛和丁姊姊玩，她每星期六總和丁姊姊回家，她們坐也在一處坐，睡也在一處睡。姊姊愛吃零嘴，也愛生氣。小姑娘却不愛吃零嘴，也不容易生氣。

小姑娘在學校，圖畫、國文，進步都很快，她的字尤其寫得好。祖父說：「姊姊的字，還不如小姑娘呢。」小姑娘聽了很高興。

姊姊在女子師範畢業，小姑娘也在高等小學畢業了。
小姑娘進中學，便成了大姑娘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再版

兒童文藝叢書之一

小姑娘

【全一冊】實價壹角肆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吳 曙 天

發 行 者

兒童書局

印 刷 者

兒童書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總發行所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三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上海新開路
參發書局
北江四路口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